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

第一〇〇回 收吳子三緘巧辯 設西方萬佛奇談

三緘曰：「爾我素無仇恨，何得手持軍器，以阻吾道耶？」金剛童兒曰：「爾休言與我無仇也，曾記金剛山下為爾所敗者乎？」三緘曰：「爾既敗吾下風，應宜潛形斂跡，為何既敗而復興師？」金剛童兒曰：「前者失利，出於不覺。今日來此，誓與爾定高下，拚生死焉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見爾小小孩童，何不守爾本份，修爾大道，以期有成？如與吾較量高低，設或喪吾手中，自促年華，豈不可惜？」金剛童兒曰：「吾情與爾言。爾有何道法，盡爾力量用出，吾不畏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吾言金玉，反以為仇，爾又何能，只管使來，吾亦不避。」童兒於是雙錘一舉，直擊三緘。三緘將斬妖寶劍擋開，復還一劍，童兒亦以雙錘架著，不能近身。但見一往一來，劍如電火飛光，錘似飄風驟雨。

酣戰良久，三緘見彼有三分怯意，正欲取出腸絛子以收此童兒，忽然雷聲震動，霧影幢幢，頃將芙蓉山變成一團黑氣。

三緘慧目睨視，又見一位童子，頭小腹大，動則雷鳴，手執金光圈兒，突近身旁，當頭打下。三緘急閃異地，此圈墜在石上，將一石角損去，霎時光散溢，如火燎原。三緘駭甚，疾向東往。童子出其不意，暗暗持圈，復向三緘腰中打下。三緘騰空一跳，圈又從左飛去，把一斗大松樹打成粉碎。三緘暗想：「此人道法比前更勝，如何擒之？」正躊躇間，又被童子一圈從身邊飛過，把一小小土堆劈得平如坦途。三緘曰：「童子何名？」

敢與吾戰？」童子見己圈兒接連落空，心愈怒甚，雷聲大吼，恍如地裂山崩。三緘暗展隱身旌，將身掩著。童子恐其借土而遁，化為銅牆，四面圍三緘於其中。三緘亦化為火爐，中燃烈火。此火係三緘身內離火煉成，立將銅牆化為烏有。童子復化一海，海中一島，巍然高聳，三緘隻身立於島間。海水作浪翻波，看看湧至足底，三緘忙取飛龍瓶向海一拋。此瓶倒向海水吸之，霎時吸盡。童子怒，急扭身化一青龍，舞爪張牙，其勢猛甚。三緘將瓶拍動，飛出火龍一條，直追青龍。青龍畏之，墜於地下。火龍亦墜，亂竄火光。雷震童兒無處躲身，化作黑煙，與金剛童兒一同逃去。三緘隨以腸絛子拋入空際，青黃二色繞從天外，緩緩收束，竟將二童束成一團，墜於身側。笑而詢曰：「爾欲與我試試道法，而今何如？」雷震童兒曰：「吾等被擒，都是出於未防。爾如釋之，再以寶物擒得，那時甘願俯首拜在門牆。」三緘曰：「這事甚易。」當時收迴腸絛，釋卻二人。

二人商曰：「此次一向東逃，一向西逃，看彼如何擒得。」計定，各持軍器，雙戰三緘。三緘以斬妖劍迎之，鷹無畏懼。戰了半日，取出飛龍瓶，望空拋來。二童知不能勝，黑煙吹起，東西分竄。三緘復以腸絛子拋去，二色亦分兩路彎環天橋，仍將二童束來。三緘曰：「此次服否？」二童子曰：「仙官法寶高妙，吾心服矣。願拜門下，師事終身。」三緘見其心已悅服，當將腸絛解釋，取金剛童兒為「剛克道人」，雷震童兒為「柔克道人」焉。二童不勝欣喜，即日追隨步履，向芙蓉山北而去。

他日來至一莊，繡壤田疇，極目皆是。三緘心愛此地山明水秀，欲於莊中玩賞數朝。奈四顧其間，無有棲止之所，心中耿耿，緩向前行。行復里餘，忽然見一古剎翼然山半。師徒喜，急望古剎而投。甫到剎門，耳聽左楹有呬唔聲。及入首重，為一老僧所見，近而阻其行，曰：「爾雲遊道士乎？此剎不准投宿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邑官幸有此示歟？抑亦村人所議歟？」老僧曰：「否，否。剎內訓徒先生吳子所議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日已夕矣，予將何之？即不許道士住此，吾等暫宿今夕，明日速向他往，斷不滯滯遭譏。」老僧曰：「爾言亦是，然吾不能自主，必須告之館師。」言已而去。去不一刻，出謂三緘曰：「館師吩咐，叫爾等拿一能言者，與彼會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學道之士，豈習口給御人哉？吾雖不善言詞，願與館師一會。」老僧曰：「如是，可隨吾來。」三緘遂隨老僧竟入館內。見幾上坐一中年士子，端其身份，嚴其面目。見三緘而問曰：「爾係學道士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淺學未深，不敢言道。」館師曰：「可恨爾輩，輒以為仙為神駭人聽聞，致使愚昧子弟多為籠絡，拋棄高堂，獨入深山，去人倫而不顧。似此妖言惑眾，理應禁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先生之言，聽諸何人之口？」館師曰：「每見市廛內凡說仙說神者，皆爾道士類也。吾且問爾：仙究何在？神究何在？」三緘曰：「如先生所說，其謂上天下地，無有神仙乎？」館師曰：「然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言天地無有仙神，爾曾上過天曹，親見之耶？不然，何以得知？」館師曰：「吾雖未上天曹，即理推之，言仙言神，皆妄語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其妄安在？」館師曰：「以未見者為妄耳。」三緘曰：「神仙原住天上，不與紅塵俗子為伍，故不使人見。即與人見，微其服飾，晦其仙容，爾雖遇之，烏能知之？此仙之不測也。若言乎神，神居於幽，人居於顯，兩相扞格，又烏得而見之？縱體物不遺，爾亦忽略焉，而不以神目也，此神之不測也。爾何疑於仙神乎？」館師曰：「以吾言之，仙神本無，不過以有功於世者，擬以神號；行藏怪異者，擬以仙名也。」三緘曰：「爾言仙神皆凡人所擬，爾室龕上何又供爾先祖？一遇疾苦，何得禱及神鬼哉？」館師曰：「吾為讀書士子，所信者惟在聖賢。昔孔子疾時，門人請禱於上下神祇，是禱諸神祇之聖賢者也。豈如爾輩常以『仙神』二字驚世駭俗耶？」三緘曰：「道士中有以仙神駭人者，有不以仙神駭人者，爾何得一概論之？然不以神仙駭人，而亦有時以仙神教世，其說皆出自前賢也。爾豈未讀神道設教之書乎？」館師曰：「不怕爾巧於辯論仙神之有，吾實不信之。」三緘曰：「爾既不信，吾不爾強。以吾視爾，為不識時務之迂先生也。吾言及先生之迂，吾念及吾鄉之任子澍焉。」館師曰：「任某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子澍自幼習儒為業，可恨懶如眠蛇。」

習至三十歲時，腹笥空空，尚屬半明半暗。一日農家招飲，妻阻其行，子澍曰：「農叟早備紅箋送入吾館，揖而又揖，吾必去之。」妻曰：「爾如欲去，尋常衣服可耳。」子澍以為農家具酌相邀，必有貴客。遂入內室，將上色衣服穿得整整齊齊。

妻又曰：「上天下雨，已經三日，爾靴不必著也。」子澍曰：「衣冠不整，貽笑旁人。」復將靴而著之。剛出門來，一步一滑，泥濘難進，農家未到，靴底已脫。子澍見靴無底，勉強而坐於筵上。飲至半酣，不料靴而上提，赤足現出。眾客哄堂大笑，子澍亦從而笑之，初不知眾人之笑在己也。無何俯視，見赤足現於靴外，自覺不安，目視眾人，暗將兩足收入無底靴內。內有一客譏之曰：「天上人有言海深者，則曰碧浪千尋；有言心深者，則曰奸詐百出；有言學問深者，則曰學富五車。」

以吾言之，終不及子澍先生之靴深而無底。」子澍曰：「吾靴原有底，其無底者，失於滑也。」譏之者曰：「先生胡弗請一皮匠，以培根底乎？」子澍曰：「惜無皮匠其人者。」譏之者曰：「有之。是人姓晨，善作靴。爾請之來，靴可整舊為新矣。」子澍曰：「爾試代為呼之。」不一時，晨姓果至，將靴視之及視，曰：「爾靴毫無根底，非姓晨的不能培之。」子澍曰：「價用幾何？」晨姓曰：「無多，銀僅二錢耳。」子澍曰：「如是，待吾歸家一詢其妻。妻許則可，否則吾靴不必培其底焉。」晨姓曰：「如詢之妻而始培根底，吾未見世有是人也。」

姓晨的不願培爾根底，任爾著無底之靴，看爾行得幾時。至到行不去時，那時才思姓晨的好言，亦已晚矣。」言畢，大笑而去。」吳子聞三緘言，怒氣勃勃曰：「吾非言世無神，蓋謂世無仙也。爾何以巧語譏吾？」三緘曰：「爾言無仙，吾即仙也。」吳子曰：「爾將仙法顯顯，如能服吾，吾亦願拜門牆而為道士。」三緘不徐不疾，扭身化為仙官，仙服仙衣，身騎仙鶴，翱翔天半。霎時墜下，仙鶴沖霄。吳子見而異之，遂拜門牆，即此追隨，以習大道。三緘喜，予以道號曰「傲性道人」。吳子收後，離了古剎，向西而行。一路之中所歷雨雪風霜勞苦，自不必說。

且言靈宅切欲仇復紫霞，而苦於無隙可乘。是日閒遊，游到萬福嶺，見嶺崖之上，石鑿萬佛，曰：「遠年湮得了日月精華，都能乘雲駕霧。」靈宅與語，誑以仙法度之，萬佛欣然，概投門下。靈宅子曰：「既投吾門下，吾有一仇未報，欲借弟子之形，設一西天，籠絡三緘入內，不知爾等心可願乎？」萬佛曰：「仙師驅使，敢不效勞？」靈宅見萬佛應諾，當將是嶺化為西方樂土。

三緘游至嶺下，仰視亭臺樓閣，較萬星山為更多。思其素好遊覽，兼之大道已得，不畏妖魔，遂獨自前行。來至嶺上，極目視去，無處非佛，合掌低眉。三緘思曰：「此何地也，佛多如是？心恐妖部所化，放開慧目，又視不出破綻來。」正思一問其人，靈宅化一小僧，突然而至。三緘拱手曰：「小當家，此係何地？」小僧曰：「此地非他，乃西方樂國也。爾既來謁佛，曷不遍遊

乎？」三緘遂請小僧前導。紆徐曲折，導入一樓，額題二字曰「通天」。樓中盡佛像，古老可畏。三緘一一拜舞畢，見佛與佛談，皆西方梵音，不解其說。未幾，夕陽西逝。

小僧導三緘於上層樓內，不知用何法術以誅之。